

世界地名

[澳]艾德里安·鲁姆

测绘出版社

K9/4

[澳]艾德里安·鲁姆 著
杨德业 杨自元 杨林海 译
祝 诚 校

世界地名

阅 览



测绘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介绍了世界上千多条地名的起源、含义和历史沿革,内容丰富,文字通俗,可供外事、地理、历史和文教等方面的专业工作者参考,一般读者也可从本书中获得有益的地名知识。

Adrian Room
PLACE-NAMES OF THE WORLD
Wren, 1974

世 界 地 名

[澳]艾德里安·鲁姆 著
杨德业 杨自元 杨林海 译
祝 诚 校
(限国内发行)

测绘出版社出版
测绘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 787×1092 1/32·印张 9³/₄·字数 219千字
1982年11月第一版·198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800册·定价 1.00元
统一书号: 17039·新 239

译者的话

随着我国外事、科研、教育等工作的不断进展，人们对地名知识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而目前我国出版的这类书籍却还很少，为此，我们翻译了澳大利亚地名学家艾德里安·鲁姆（Adrian Room）编写的这本《世界地名》。

本书收集了有关世界地名的起源、含义和历史沿革等方面的大量资料，共达一千多条，内容丰富，文字通俗，雅俗共赏。因而，它不仅对于外事、地理、历史和文教等方面的同志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于关心国外情况的一般同志，也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地名知识。不过，本书在地名条目的选收方面也有些不够妥善的地方，例如对西方的地名选得较多，而对东方的地名则收集稍少了些。另外，本书在观点方面虽存在一些问题，但仍不失为一本有参考价值的书。

为方便广大读者，我们改变了原书条目顺序，以中文译名的汉语拼音为序重新进行了排列。书后加附原文地名索引。原书中有关中国地名的条目有近二十条，翻译时考虑到其中大部分我国已有更为确切的阐释，因而除个别边界地名外均予删略。另外，对于某些条目中所涉及的国际上尚有争议的问题，如南极洲一些地区的归属问题等，也作了必要的删节。我们还对原书中涉及的某些重要史实、掌故和人物等加了注释；对原文的个别疏漏和明显的错误，作了纠正。

在翻译过程中，承蒙地名学家曾世英先生指教，并得到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宗教研究所等单位的有关同志和人民大学

王翼龙同志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限于我们的水平，译文中的错误和缺点恐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

原 序

本书旨在介绍一千多条世界地名的起源，这些地名包括：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大部分国家的首都；主要的自然地理要素（海洋、河流、湖泊、山脉、岛屿、海角、沙漠等）；美国各州及其首府，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及其首都；为数相当多的国家政区（省、地区等），其中一些严格说来是历史地名，但现仍在广泛使用，如法国的一些省名；许多因其经济地位或历史联系而显得重要的城镇；主要的游览区和胜地，以及南极洲的重要区域等。

鉴于本书的重点是世界地名，而且论及英国地名的著作已大量出版过，因此除不列颠群岛各地区、沿海的主要岛屿和群岛以及海峡群岛的三个主岛屿名称外，我几乎没有收集任何英国地名。

本书主要介绍地名的起源，并不论述这些地方本身的情况。某些词条里所列举的任何有关地理和历史的资料都是为了有助于阐明地名的起源才收录的。再说，本书毕竟是一部地名词典，而不是词源词典。地名学——研究地名的学科——虽然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但它不只涉及语言学家，而且还涉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例如地名“德累斯顿”(Dresden)，它告诉语言学家，此地名起源于斯拉夫语的一个意为“森林”的词；地理学家可以联想到此城为一片森林所环抱，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则在于过去某一历史时期内斯拉夫人曾在现在的德国领土上居住过。而对地名学家和一般地名工作者来说，此地名则反映出了上述三个方面的情

况。根据它的由来，他们可以了解到，斯拉夫人曾在此居住过，过去或许直到现在还是靠近一片森林或为森林所环抱。总之，一个地名往往能为我们提供一点或一系列的线索，告诉我们该地的背景，而且往往能提供某种意外的或难以了解到的历史侧面。

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个明显而又重要的事实：地名不是任意命名的。地名是由某个人或某些人因某种特定原因对某个特定的地区命名的，即使这个地名命名时所用形式的含义今天已无从查证，所用语言已不复存在。命名的依据多种多样，但主要取决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命名者的文化程度及其社会、政治、宗教、民族等方面的态度和动机。例如，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初期阶段，地名的命名仅仅依据该地的自然特征或外部形状。如落基山脉 (Rocky Mountains) 的意思是“岩石重叠的山”，红海 (Red Sea) 的意思是“红色的海”。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许多地方开始依其占有者的名字命名，有的依部落名命名，如法兰西 (France)；有的依某个人命名，如韦德尔海 (Weddell Sea)。有些地名的命名实际上是为纪念某个人，如温哥华 (Vancouver)，或为了纪念某个历史事件，如留尼汪 (Reunion)，甚至是为了纪念某个同名的地方，如委内瑞拉 (Venezuela)。

概括地说，不论那种语言，地名越简单可能越古老。“黄海” (Yellow Sea)、“马德里” (Madria)、“伏尔加河” (Valga)、“阿尔卑斯山脉” (Alps) 等就是一些简单地以自然特征命名的古老地名。“黄海”即“黄色的海”，指河水挟带着大量泥沙入海；“马德里”即“木头”，指原先建造该城时所用的木头；“伏尔加河”指河水的颜色；“阿尔卑斯山脉”即“石头”，指山上的石头。从另一方面讲，许多古老地名则

体现了曾在这些地方居住过的部落或民族的名称，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德累斯顿 (Dresden) 就属这种情况。波恩 (Bonn) 也如此，它位于德国，但很可能源于凯尔特语。甚至俄罗斯 (Russia) 也是这样，它大概起源于瑞典语 (尽管俄国人自己对此持有异议，这是可以理解的)。

有些部落经常由世界的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结果则是与其他部落混杂，或整个绝种了。仅这一种原因，就往往使得地名学家确定地名的真实起源这一本来就很复杂的工作更加复杂化了。语言正如操此种语言的人一样，不断地迁移、变化、消亡，从而使得我们今天的地名在词形上和发音上都可能与原来有很大的不同，也可能由于后来操不同语言的其他民族的相继占领而被多次更名。这也同样给地名学家的工作造成了困难。伊斯坦布尔 (İstanbul) 就是一例，不久前还称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最初称拜占廷 (Byzantium)，更不消说，它一度还曾被称为新罗马 (New Rome)，斯拉夫人还曾把它叫做察尔格勒 (Tsargrad)。

大致从中世纪开始，地名命名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尽管常有例外，但仍可以看到在确定地名时出现了固定格式。例如，许多含有“桥”或“徒涉场”等成分 (不论哪种语言) 的地名都起源于中世纪，因为城镇往往是在河流的桥或徒涉场附近发展起来的。比利时的布鲁日 (Bruges)，法国的蓬图瓦兹 (Pontoise)，德国的奥斯纳布吕克 (Osnabrück)，西班牙的阿尔坎塔拉 (Alcantara，来自阿拉伯语)，波兰的扎莫西奇 (Zamość)，当然还有英国的剑桥 (Cambridge) 和牛津 (Oxford) 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稍后，于十五、十六世纪，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传教士、移民和探险家取了一系列带有宗教色彩的地名，其中大

部分是圣徒的名字。情况往往是，某个地方的发现或创建恰好是某个圣徒的节日，该地就以这个圣徒的名字命名（为西班牙服务的伟大的意大利探险家哥伦布尤其如此）。这样就无意中有利于历史学家确定某个地方是何年，甚至是何日发现或开拓的。这类带有宗教色彩的地名在中南美和西印度群岛尤其多。

其后的三个世纪中，法国、英国和荷兰殖民主义者开始在新开拓的或新发现的国家里，特别是在北美洲（法国和英国）、非洲（法国、英国和荷兰）和澳大利亚（英国和荷兰）等地用他们的名称来命名了。北美洲的地名，尤其是加拿大的地名有这样一个特殊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有许多原为美洲印第安人的名称被直译成了法语或英语，甚至译成法语后又译成英语，但这些名称原来往往是部落名称或部落酋长的名字，而不是地方的名称（因为部落或酋长可以拥有或占有某地方），但这些名称的原印第安语形式很少有翔实记载。不过，美国的地名中却保留了许多印第安语的形式（一半以上的州名是印第安语），但由于误用或不正确的流传，对地名含义的解释产生了分歧。这些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的地名的绝大部分都不是宗教地名，除依据当地名称译成者外，其余都是国家的主要统治者、首领及他们的家族的名字，如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阿德莱德（Adelaide）和常见普遍存在的维多利亚（Victoria）等。

最后，到了二十世纪，又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另一类地名。一些殖民地获得独立，从而产生了许多地名。其中有许多是古地名（本国语），如加纳（Ghana）、斯里兰卡（Sri Lanka）等。这就给地名研究人员本来就很艰巨的工作又增添了新的困难。当然，这种情况在非洲尤其明显，一个国家一经独立

了，不仅要选用一个新的国名，而且要将其大部分城镇，事实上是对任何一个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地名都要重新予以更改。虽然境况不同，但是出自相同的原因，苏联可称得上是本世纪内“地名变动”最多的国家。自1917年革命以来，从大城市到小街巷已有许许多多换了新名。有的不只是一次而是屡次改名（如普希金，见“普希金”条）。

因此，每个地名，不论是什么时候，都是该时代的标志。

也许可望对欧洲地名的研究较之对其他地区的地名研究要更好一些。或许社会学家也乐于看到欧洲地名是最不费解的。例如德国的科隆(Cclogn)意即“殖民地”，法国的普罗旺斯(Provence)意即“省”，意大利的亚平宁山脉(Apennines)意即“群峰”，英格兰的北安普敦(Northampton)意即“临近牧场的北方城市”。以这几个地名去比较一下北美洲华丽而费解的梅迪辛哈特(Medicine Hat)、亚拉巴马(Alabama)和巴吞鲁日(Baton Rouge)，就可以了解这点。但是，欧洲也有一些著名的地名，尽管进行了周密的研究，直至今天仍未发现其确切的含义。甚至象伦敦、柏林、莫斯科等这样世界闻名的国都，它们的名称起源也众说纷纭，都列举出来则要花费很大的篇幅，本书难于做到这一点。再说，往往有许多地名的词源不仅不准确，而且是完全错误的。人们常把传说或神话人物与某个地方联系起来，以解释一个其意不明的地名——实际上是一个“民间词源”——后来人们普遍地把这个地名解释为来自这个传说或神话人物，而不是相反。罗马(Rome)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据说，罗马城是由罗马的第一个国王罗慕路斯(Romulus)创建，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但是罗慕路斯同他的孪生兄弟勒莫斯一样也只是罗马神话中的人物（罗慕路斯是战神玛斯之子）。许多古

典神话中的人物也是如此，如宙斯的情妇欧罗巴（Europa）与洲名欧罗巴洲（Europe），顶天巨神阿特拉斯（Atlas）与大洋名大西洋（Atlantic），艺术守护神、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a）与城名雅典（Athens）等之间的联系，也仅仅是名称上的联系。然而，有些传说和神话人物在欧洲内外是那样的著名，是那样似乎来之有因，以致有时候我感到是有根据的，列举它们几个也是颇有些风趣的（参看“华沙”、“伯尔尼”、“阿勒拉特”等条）。

既然对著名地名的解释也是这样复杂和混乱（“民间词源”仅是其中的一例），那么世界上的地名被解释得准确而又令人满意的寥寥无几，也就不足为怪了。即使一个地名学家认为找到了一个地名的准确解释，很可能另一个同样“可靠”的权威人士会提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起源（更不必说，一个权威人士在引用另一个权威人士的材料时因粗枝大叶而造成的错误）。正是由于此种原因，本书词条中频繁出现了“很可能”、“可能”、“也许”等似乎使人费解的措词。应当指出，这些措词不是任意使用的，而是用以说明以下几种不同的含义：

“很可能”，意为所提供的资料尽管尚未最后确定为正确的，但根据目前所得到的资料来看是最可靠的，也是人们所公认的。

“可能”，意为所提供的资料未经全面查证或其论据不尽一致。不过，在获得准确资料之前，用来作为较可靠的词义解释还是可取的。

“也许”，意为所提供的资料尚无定论，很可能与其他资料有矛盾。但仍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即不能认为它们毫无可取而一概排斥）。

在处理这类似乎不确切、甚至不可靠的材料时，我深知，编写这类必须大量依据其他资料的书籍，难免编入一些不准确的内容。的确，在我所查阅的权威性资料中已经发现这种情况。当然，我并没有故意地收进一些不准确的东西，而事实上是下了不少的功夫，查阅核对了大量资料，以确保我所提供的地名起源尽可能可靠。该查阅的资料都查阅了。当某个地名起源的论据彼此不一致或有明显的矛盾时，我就按照自己的判断，得出哪个是最可信的解释。在有争论的地名中，能用“很可能”就不用“可能”，能用“可能”就不用“也许”。当然，有些地名的起源，即使现在也无法推测，但我还是把它们收入书内，目的是要说明我们对这些地名了解得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从而表明地名学不仅是一门复杂的、有时令人沮丧的学科，而且是一门新生的学科，尽管它正在迅速发展，但尚未真正摆脱其婴儿时代。

尽管现代地图集、百科全书和参考书中，地名采用当地名称或拼写的趋势与日俱增，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还是采用了人们公认的英语拼写形式。例如，Zaragoza 采用了 Saragossa (萨拉戈萨)，Köln 采用了 Cologne (科伦)，Vlissingen 采用了 Flushing (弗利辛根)，Livorno 采用了 Leghorn (里窝那) 等。如果一个地方有两个公认的名称，即使其中之一已经过时，我也还是把两者都收入书内，并往往互相加以对照。例如马达加斯加 (Madagascar) 和马尔加什共和国 (The Malagasy Republic)，暹罗 (Siam) 和泰国 (Thailand)。同样，本书所用地名大部分是现名，但有时有的地区有过一个或几个曾用名，我也把它们收入到现名的词条内。个别的地方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曾用名是无可非议的，我便把它们单列为词条。如察里津 (Tsaritsyn) 收在现名伏

尔加格勒条内，而圣彼得堡 (St. Petersburg) 和彼得格勒 (Petrograd) 则与现名列宁格勒 (Leningrad) 分开，单列一条。本书中还有这种情况，即把一些我认为有用的当地名称或邻国使用的名称收进了通用的英语名称词条内。如卢塞恩湖 (Lake Lucerne) 词条内收进了德语名称菲尔瓦尔德斯塔特尔湖 (Vierwaldstätter See) 的词义解释。

如上所述，本书的内容是经过严格选择的。因此，对一些本身含义一目了然的地名，我就不再收入书内，如落基山脉 (Rocky Mountains)、印度洋 (Indian Ocean)、英吉利海峡 (English Channel) 及澳大利亚的北部地方 (Northern Territory) 等。当然也有个别例外：表面上“明确”但其背景或含义也许并不十分明确的地名，亦收入书内。如北海 (North Sea)、澳大利亚的蓝山山脉 (Blue Mountains) 等。

每个地名的后面都注有大概的地理位置，以便查找，并可避免与相似的地名混淆。如多米尼加岛 (Dominica) 与多米尼加共和国 (Dominican Republic)，美国的蒙彼利埃 (Montpelier) 与法国的蒙彼利埃 (Montpellier)，格拉纳达 (Granada) 与格林纳达 (Grenada) 等。所指位置特意为概略的，特别是方位不见得很精确，只用两个方位词来表示 (如用东南，而不用东-东南)。这样注解虽然简略，但足以确定某地的性质与位置。叙述中提到的其他地名，本书内如有其词条，则注明“参看”某条。

最后，我想，由于本书繁简适度，它不仅会使专业的地名学家，而且会使所有地名研究爱好者，以及那些对地名在揭示许多国家和世界文化的历史、社会和语言背景的重要作用方面给予高度评价的人产生兴趣。

语言指南

下面是对本书重点条目中所提到的部分古代语言的介绍。

阿姆哈拉语 (Amharic)

公元前十一世纪古埃塞俄比亚(即阿比西尼亚)的语言。现为埃塞俄比亚的国语,约有六百万人使用。

梵语 (Sanskrit)

约公元前1500年,古印度使用的一种印欧语。印度亚利安语中的各种语言(印地语、乌尔都语、僧伽罗语等)都是由该语言演化而来的。现在,宗教事物和文学作品中仍使用这种语言。

腓尼基语 (Phoenician)

公元前1600年前腓尼基人所讲的一种由迦太基语演变来的语言。当初腓尼基人居住在现在的黎巴嫩一带,但他们的活动范围遍及塞浦路斯、北非、马耳他、西西里岛和西班牙等地,并在那里建立过殖民地。

弗利治亚语 (Phrygian)

约公元前1200年间,居住在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的古代弗利治亚人使用的语言。

高卢语 (Gaulish)

高卢人(今法国人)讲的一种古凯尔特语,约在公元600年间,随着拉丁语的引入而消亡。

哥特语 (Gothic)

古代哥特人使用的一种日耳曼语,现已消亡。约在公元

200 年时，哥特人居住在黑海沿岸，它作为一个民族，于公元五世纪时消亡。

古高地德语 (Old High German)

现代德语的前身。公元 700—1050 年，使用于德意志，它原为独身主义修道士将拉丁文墓碑文翻译成本地语言时使用的语言。所谓“高地”是因为它主要使用于上德意志，即德国南部。

迦太基语 (Carthaginian)

北部非洲（以迦太基为中心）古代巴勒斯坦移民的语言，为现代希伯来语的前身之一。

凯尔特语 (Celtic)

古代凯尔特人的语言。公元前 1000 多年，凯尔特人居住在德国南部，后来散居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北部、不列颠诸岛及希腊等地。凯尔特语现分为盖尔语（见于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语和布列塔尼语。

利古里亚语 (Ligurian)

公元前 800 年以前居住在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里维埃拉海岸一带的古代利古里亚人使用的语言。现为利古里亚海沿海一带居民讲的意大利北部方言。

日耳曼语 (Germanic)

古代日耳曼人的语言。日耳曼人是一个通用印欧语的大部落群，公元前 100 年，居住在以莱茵河下流、维斯杜拉河、多瑙河、波罗的海、北海为界的中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日耳曼语现分为：1. 东日耳曼语支（哥特语，现已消亡）；2. 北日耳曼语支或称斯堪的纳维亚语支（冰岛语、挪威语、丹麦语、瑞典语）；3. 西日耳曼语支（德语、荷兰语、弗里斯语、英语）。

斯堪的纳维亚语 (Scandinavian)

斯堪的纳维亚原先通用的日耳曼语。现分为冰岛语、挪威语、丹麦语和瑞典语等。

斯拉夫语 (Slavonic)

斯拉夫人原先通用的语言。斯拉夫人属印欧语民族，可能发源于喀尔巴阡山地。公元七世纪，他们占据了波罗的海、易北河、亚得里亚海和黑海之间的地区。十六世纪，被赶出现在的东德。斯拉夫语现分为三个语支：1.东斯拉夫语支（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2.南斯拉夫语支（保加利亚语、马其顿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3.西斯拉夫语支（捷克语、斯洛伐克语、波兰语、文德语）。

伊比利亚语 (Iberian)

古代伊比利亚人的语言。伊比利亚人为凯尔特人的祖先，约在公元前1600年间居住在西班牙半岛和法国西南部。

伊朗语 (Iranian)

古代波斯人使用的语言。由它演化而来的现代语言主要有波斯语、阿富汗语和俾路支语。这些语言分别用于伊朗（波斯）、阿富汗和俾路支，总人数约为3000万。

伊利里亚语 (Illyrian)

古代伊利里亚人的语言。公元前1800多年，伊利里亚人居住在亚德里亚海沿海地区，即现在的南斯拉夫西北部。

伊特拉斯坎语 (Etruscan)

约公元前800年间，居住在意大利北部（今托斯卡纳）的伊特拉斯坎人（即托斯卡纳人）使用的语言。

印欧语 (Indoeuropean)

约公元前3000年间居住在现在的中欧北部和西亚的民

族所通用的语言。大约于公元前 2000 年开始，这一通用语言逐渐分化为兴都斯坦语、梵语、伊朗语、斯拉夫语、日耳曼语、波罗的语、拉丁语、罗马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凯尔特语、希腊语、阿尔巴尼亚语、亚美尼亚语等，最终形成现在世界最大的语系之一。